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四三回 金觀察夜走寶華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後

卻說金觀察同著章秋谷到侯家後寶華班，走進一間房內坐下。不多一刻，早見一個□七八歲的淡妝女子款款走了進來，輕啟朱唇，對著金觀察，叫了一聲「金大人」。回轉頭來，向著秋谷一笑，口中問道：「格位老爺貴姓？」金觀察便對他說道：「這位老爺姓章，今天從上海到的。」又指著那女子的臉，對秋谷道：「這個就是我招呼的，名叫金蘭，你看怎麼樣？」原來北邊班子裡頭的規例，客人做了姑娘，就說某老爺招呼某姑娘，大家都是這般說法，沒有什麼做與不做的，和上海的名目不同。只說章秋谷聽了金觀察的話，便抬起頭來細細的把金蘭打量一番：只見他身上穿著一身白羅衣褲，下面襯著一雙湖色挑繡弓鞋。頭上挽著一個時新寶髻，刷著一圈二寸多長的劉海發，帶一支翡翠押髮。那一身妝飾，和上海的樣兒也差不多。再往臉上看時，只見他脂粉不施，鉛華不飾，兩道淡淡的蛾眉，一雙盈盈的杏眼，雖然沒有□分姿態，卻也生得輕盈柔媚，盡足動人。說起話來一口的上海白，不像蘇州人的口音。

秋谷看了點一點頭，對金觀察道：「老表伯的眼力著實利害，這個貴相知生得果然不錯。」金觀察聽了，心上甚是得意，拈著幾根鬍子哈哈的笑道：「你不要作違心之論，有意面諛。你們在上海玩慣的人，那裡看得上這般人物？」秋谷也笑道：「那倒不是這般講法。上海的信人也不見得個個都是好的，天津的信人也不見得個個都是壞的。小姪記得幾年之前到過天津一次，見過幾個信人，色藝都狠不錯，可惜如今都不知那裡去了。就是上海那幾個有名的紅信人，林黛玉、張書玉、顧蘭蓀等，也都到天津做過生意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金蘭一個轉身，手內托著兩個瓜子碟子，一碟西瓜子，一碟北瓜子，走近身旁來敬秋谷。秋谷隨意拈些，金蘭便把兩個碟子放在桌上。金觀察笑道：「你這個東西，怎麼只敬章老爺，不來敬我？難道我不是客人麼！」金蘭聽了也笑道：「金大人末總是實梗，咦要來瞎扳差頭哉！」金觀察聽了一笑，也不言語。

停了一停，忽聽得房門外一陣腳步的聲音一步步走進房來。秋谷舉目看時，只見一順的早進來三個女子，一色的都穿著竹布衫褲。說話的聲氣，好像是鎮江、揚州一帶的口音。眉目口鼻都生得不大平正，臉上卻搽著許多脂粉。走進房來各叫了一聲「金大人」，便都一屁股坐下。秋谷看了一眼，便別過頭去不去看他。

金觀察忽然向秋谷道：「我倒忘了一件事兒，你初到這裡，沒有相好，就在這裡的信人裡面揀選一個，何如？」秋谷聽了，點頭應允。金觀察便對金蘭道：「快叫他們出來見客。」金蘭答應一聲，走出房去。

只聽得房外高叫一聲：「見客！」金蘭便翻身走了進來。一霎時笑語喧嘩，花枝招展，七長八短的，走進□數個女子來。也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也有妍的，也有媿的，擁擠擠的都擠在一間房內。有的打情罵俏，有的弄眼丟眉，有的「咕咕咯咯」的笑作一團，有的動手動腳的頑做一塊：一個個徘徊顧影，賣弄風情。

秋谷細細的一個一個看過來，覺得不是有些俗眼俗眉，便是有些土頭土腦，沒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在裡頭。只有一個最後進來的信人，年紀約有□八九歲，身穿著一件玄色鐵線紗夾襖，湖色春紗褲子，一雙四寸金蓮，著一雙寶藍平金弓鞋，頭上止挽一個懶妝髻，沒有一些首飾，越襯得明眸皓齒，玉面朱唇，月掛雙眉，霞蒸兩靨。雖然比不上陳文仙的那般清麗，陸麗娟的那樣風華，卻也姿態嬌嬌，丰神婉嫵。秋谷看了他一眼，便指著他問金觀察道：「這叫什麼名字？」金觀察拍手笑道：「果然你的眼力不差！他叫雲蘭，也是從上海新到的，是這個寶華班裡頭的翹楚，如今卻被你選中了。」

秋谷聽了便走過去，一把握著雲蘭的纖手，細細的看了一回。雲蘭被秋谷看得不好意思起來，瞟了秋谷一眼道：「做啥呀，慢慢裡看末哉呀。」秋谷微微一笑，把手一鬆，雲蘭對著秋谷飛個眼色，回過身來低低的叫一聲「上碟子」。早聽得外面答應一聲，遞進兩個瓜子碟子來。雲蘭接在手內，先敬觀察，後敬秋谷，卻對著秋谷低鬟一笑。秋谷便拉著他叫他坐下，一長一短的和牠講話。那一班落第的信人，起先進來的時候看著秋谷這樣翩翩年少，跌宕多姿，大家都覺得有些心動，眉迎目送，脈脈含情。如今見他選中了雲蘭，大家都知道自家沒分，又羞又妒，一哄的都走出來。

金觀察見他們走了，心中大喜，和金蘭坐在一處，密密切切的講話。講了一回，金觀察便叫金蘭預備擺酒，取過請客的紙片，寫了幾張客票。忽然抬起頭來，見秋谷和雲蘭並肩執手的坐在那裡，低低的不知在那裡講些什麼，講得正是熱鬧。金觀察不覺大笑道：「怪道別人都說你喜歡在女人身上用功。今天你們兩個人第一次相見，就有這許多說話，果然名不虛傳！」雲蘭聽了臉上一紅，立起身來道：「耐勿要來浪搭倪瞎三話四，倪規規矩矩講兩聲閒話，也無啥希奇。」金觀察哈哈笑道：「本來沒有什麼希奇，我不過這樣的說一聲罷了，你又何必這樣的做賊心虛！」

雲蘭被金觀察說了這幾句取笑的話兒，面上越發紅起來，訕訕的走了開去，口中咕嚕道：「隨便唔篤去說啥末哉。」

秋谷一笑，立起身來，走近金觀察身畔，問他請的是那幾個客人。金觀察道：「都是幾個同鄉，並沒有什麼外客。」說著，早見幾個男班子進來擺設桌面。原來北邊的男班子，就是南邊的相幫。當下金觀察便把客票交給他們，叫立刻就去催請客人。

不一會，早見一個三□餘歲的男子從外面大踏步走進來。秋谷連忙看時，認得是金觀察的親戚于太守，便立起身來，彼此招呼坐下。金觀察道：「今天你居然來得很早，接到我催請的客票沒有？」于太守笑道：「我方才接到你的來信，說請我吃花酒，當陪客。我一聽得有人請我吃花酒，我心上高興極了，連忙辦結了今天的公事，急急的就趕過來，那裡還等得及你來催請！」說得金觀察和章秋谷都笑起來。

停了一會，又到了兩個客人。秋谷卻不認得，彼此請問名姓，方才知一位是營務處發審委員、直隸候補同知楊玉甫，一位是制台衙門裡頭的幕府、兵部主事言立身，都是秋谷的同鄉。秋谷也不免應酬了一陣。

這個時候，只見金蘭和雲蘭兩個人一前一後姍姍而來。雲蘭趁著他們大家在那裡說話，拉著秋谷的手悄悄的講道：「耐到倪房間裡向去坐歇，倪要搭耐說閒話。」

秋谷跟著他走出房去，穿過一個院落，方才是雲蘭的房間。雲蘭把秋谷拉進房間坐下，兩個人談了一回，早有金觀察叫人相請。秋谷同著雲蘭一同走過去，只見又來了三個客人，桌面已經擺好，大家在那裡高談闊論的講話。

秋谷走進房去，對著那三個新來的客人拱一拱手，問過姓名。金觀察便向秋谷道：「你的本堂局票，已經和你發了出去，只怕一個人不夠，我再薦一個人給你，好不好？」雲蘭跟在秋谷後面，連忙悄悄的把秋谷衣服一拉。秋谷會意，便向金觀察道：「小姪也不過逢場作戲，叫了一個本堂也就算了。」金觀察道：「既如此，客人已經到齊，就請諸位入座。」今天這一台酒，原是金觀察專請秋谷的，要請秋谷首座。秋谷再三謙讓，大家都不肯就坐，秋谷方才坐了。

金蘭斟過了酒，便有幾個烏師在門外拉起胡琴，打起鑼鼓。金蘭慢慢的立起身來走到簾底，把臉向著門外，唱了一段《取成都》。回過身來就坐在金觀察後面，把一柄白紙折扇遞在金觀察手內。金觀察便把這柄紙扇遞給秋谷，口中說道：「你愛聽什麼，隨意點就是了。」秋谷接過來打開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許多戲目，也有二簧，也有西皮，也有梆子。秋谷心上暗想道：古時清歌妙舞，歌舞原是連的，所以教坊中人有舞衫歌扇的名目。如今這個舞學久已失傳，這柄紙扇大約就是古時的歌扇了。正是：

樊素櫻桃之口，逸響停雲；小蠻楊柳之腰，流光回雪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應聽下文交代。

